



“今天是我们最高兴的一天！”

【明慧网报道】（澳门来稿）在澳门旅游景区大三巴真相点上，来了一位年纪约二十多岁的姑娘，当时真相点的法轮功学员正与一位刚退了共青团的男游客在讲真相，谈得很投入。她就对着学员急促的问：“法轮功这里怎么没有人呀？”她又焦急的说：“我是指有没有法轮功呀？”学员答：“我就是呀。”她说：“噢，我要退团，你能帮忙吗？”学员给她取了化名“淑君”，她讲：“好，谢谢！”

话声刚落，又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，问“淑君”说：“你走得真快，这里能退吗？”“淑君”答：“能，我已退了。”“我也要退。”她俩对着讲话，这时学员上前一步，礼貌的说：“请问你是团员，还是少先队？”她神态凝重，面带歉意的说：“我还是党员啦。”她说这话时能看出，她的心在挣扎，学员即给她取了化名“淑华”，她很满意，说：“太好了”

随即又问，“你这么帮我退党有效吗？你有什么证明你已代我退党了呢？”学员指着“三退



澳门旅游景区大三巴真相点

表格”上她的名字说：“所有表格上的名字我们会尽快上大纪元网站登报声明退出，同时又把近日大纪元报纸上登记已退出党、团、队的总人数及前一天三退人数详细的向她向解释。并且郑重声明，这些虽是化名，但必须经本人同意，其他人不能代表，否则无效。”她说：“噢！原来还要这么慎重。”她欣慰的笑了，如卸枷锁一般。之后她大声的说：“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！”她这么一说，“淑君”更正说：“今天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！”淑华说：“对！”她们同声说：“今天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！”

一会儿，又来了一群约三十几岁的年轻人，有专心静听大纪元郑重声明的录音

广播的，有认真看真相图片的。稍后学员问他们：“可知道现在已有一亿八百万人退出共产党及有关组织。现因邪党贪污腐败等等，坏事做多了，天要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呀。”有两位听完“大纪元郑重声明”的男子，一个讲：“我是党员”，另一个说：“我只是团员。”他们就以“明达”与“健明”的名字三退了，那个退党的“明达”马上在人群中找到他的太太。问她：“你退了没有，还不快退。”学员给她取化名“华敏”，她乐意的接受，含笑说：“谢谢！”

背景资料：法轮功，又称法轮大法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“真善忍”为根本指导，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。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，还能使人变得诚实、善良、宽容、平和。

但在1999年7月20日后，一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，同时法轮功学员也开始走上了告诉民众法轮功真实情况，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路。◇

雇人发传单的谣言与雇人参加追悼会的真事

花钱雇人为自己干活是一种很常见的社会现象，不存在什么对与错。可是当花钱雇人做一些有悖常理的事情时，就可能存在着一些是与非了；而一些心甘情愿自掏腰包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的人，也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诬陷。我们结合两件事来对比一下。

几乎所有到海外的大陆游客，在各个著名景点都会受到当地法轮功学员的热忱迎接，收到他们派发的真相传单，听到他们讲述的法轮功真相。为了阻止中国游客了解真相，中共利用一些导游恐吓游客，并散布谣言，谎说什么派发真相资料的人都是法轮功花钱雇佣的。

众所周知，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多年了，很多大陆民众都看到过当地法轮功学员散发的真相传单，可能也接触过给他们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。这些法轮功学员冒着

被抓、被劳教、判刑、被折磨致死的危险，自费印制、散发真相材料，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，这是钱能买得来的吗？给你多少钱，你愿意承担坐牢和酷刑的风险？

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身在自由的环境中，虽然不象在大陆那样冒着坐牢和酷刑的风险，但是付出也不是用钱能买得来的，一整天站在那里，不停地发放真相材料，不停地接触各种游客，有时还避免不了遇到各种人的嘲笑甚至辱骂。凡是接触过他们的人都能感知他们内心的境界，那是他们慈悲的体现，与金钱无关。而且那些散发传单的人可不都是一些退了休的老人或社会闲杂人员，还有许多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，有些人就是公司的老板，还有一些大学的教授，这些人能是花钱雇得来的吗？再说法轮功只是一个修炼的群众性组织，没有经济实体，也没有（接下页）

咸宁市各市县“六一零”洗脑班内幕

咸宁市温泉武汉石化疗养院洗脑班

武汉石化疗养院位于咸宁市温泉。在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至二零零五年十月四日期间，曾非法关押六名法轮功学员：一名赤壁市女学员、一名咸安区女学员、温泉开发区男学员邵清明、徐长虹，温泉开发区女学员方禄荣、郑杏华。此次为期一个月的迫害花销达二十多万元，直接从市财政划拨。

参与迫害的人员有五十多人，来自的单位分别有：市司法局一副局长（本期洗脑班长）；另有法院、检察院、劳教所、时任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杨某、市水利局（吴莲生）、咸宁学院、市中心医院、市“六一零”负责人阮明贵、办公室主任徐孟良、科长姚雄、市妇联、市公安局、温泉公安分局、温泉各派出所；省“六一零”派来的所谓专门做转化工作人员：一男一女；一个刚从省洗脑班出来的温泉当地学员；省“六一零”黑手二、三车以旅游为名直接到疗养院内。（注：文中的人员职务均为二零零五年的人员职务，现在可能有所变动。）

迫害方式和手段：

1、将所谓洗脑班帮教、陪教先派到省洗脑班进行所谓培训，参加一期完整的洗脑班，再照搬回咸宁，即先给他们洗脑，再让他们给法轮功学员洗脑。

2、用钱买断疗养院的使用权，以实施强行隔离。

3、强行绑架学员（6 名学员几乎全部都是绑架进洗脑班的）。

4、每名学员都被单独隔离，每间房三人，一个是法轮功学员，被包夹在中间，另两个所谓陪教负责日常事务（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都由这两位代劳），与黑社会绑票没什么两样，不放弃信仰就不准出房间。

5、所谓帮教就是轮番的灌输洗脑内容，每天让法轮功学员熬鹰。

6、所谓上课做作业就是照抄一些攻击大法的内容。

7、他们的所谓洗脑新手段：“以法破法”，他们认为洗脑班的“以法破法”已经行不通，所以就采用了一种骗术，放他们精心准备好了的一些佛教中的修炼故事，表面看来也不反对修佛，其实质上是利用末法时期的佛教把人误入歧途，从而达到不修法轮大法的目的。

8、逼迫唱一些共产邪党的歌，让学员与一些陪教、帮教跳舞，灌输邪党文化，让人沉浸于邪党文化之中。

9、逼迫学员在“保证书”、“悔过书”、“决裂书”上签字，写揭批材料。

10、逼学员看一个叫“王志刚”的人写的攻击法轮功的丛书，上一些关于王志刚等人办的攻击法轮功的网站。

11、开大会宣布放学员回家，其实有的被非法判刑（如：徐长虹）、有的被非法劳教（如：方禄荣）、有的被迫交罚款、有的继续隔离、有的被家人领回长期关在家中。

12、给那些帮教、陪教发高额奖金、补助、开庆功会，并集体外出旅游直至把所有经费（从市财政划拨来的二十多万元）全部用完。 ◇

（接上页）任何政府或组织的援助，他们哪有钱去雇佣他人，他们都是在靠自己的收入去做。在海内外能找出一个说是受雇于法轮功发传单的人吗？

中共对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如此造谣诬陷，那么它自己又是如何做的呢？

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有篇消息，说的是原河南省修武县方庄乡派出所所长，去年被提升为修武县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的徐江涛，遭恶报死亡后，政府花钱雇人参加追悼会的事。

这个徐江涛任方庄乡派出所所长期间，无故抓捕法轮功学员，亲自上阵对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，扇耳光；让学员坐带有手铐、脚铐的铁椅子；给学员上背铐，上了背铐后，再用笊帚把来回顶背铐的方式残酷折磨他们。仅二零零五年一次，他就将十几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严刑拷打，连六十多岁的老年人也不放过。其中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或判刑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了一百多天才让回家。

今年十月二十七日，徐江涛在单位突然晕倒，抢救无效死亡，年仅四十岁。被中共公安部追记为“二等功”。二十九日上午，方庄乡各村委会通知村民，凡是去参加徐江涛追悼会的，车接车送，不管大人小孩，按人头每人发给五十元钱。

中共这样做的目的何在？不就是个追悼会吗？人多人少有啥？那么邪恶的一个人，参加追悼会的人去的多就能说他是好人吗？中共可不管这些，而是利用他这个人物做榜样，去的人越多，中共越容易造谣。老百姓不愿意去，那就花钱买，加上车接车送。这样做，不过是为了给作恶者涂脂抹粉，从而给中共自己装点门面。

其实这样的事在中国屡见不鲜，有些只是没有报道出来而已。也是在河南，原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，迫害大法弟子非常卖力，登封市的四名大法弟子因为往登封市政府大院散发真相资料被抓捕。任长霞得知后恶狠狠地说：“传单发到政府院里来了，我非治治不可。”结果四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五年。

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三日，任长霞乘坐的汽车撞上了前面一辆车的尾巴，车子上其他人都安然无恙，而坐在后排最安全位置上的她却离奇死亡，且死后三天不闭眼。

任长霞死后也是被中共高调报道，被封为“全国英模”，电视上也报道有多少群众去参加她的追悼会。试想这样的人死了，老百姓怎么能自发地去悼念她？如果没有中共当局的幕后运作能达到吗？我们把中共欺骗民众说法轮功学员发传单是受人雇用、与中共花人民的钱财为迫害人民的恶警开追悼会对比一下，就可以看到，谁好谁坏，不辩自明。

（文／沧海）